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用易詳解卷七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用易詳解卷七

宋 李杞 撰

下經一 咸至明夷

䷞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父母之始也咸恒夫婦之始也乾為父坤為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六子于是乎生艮為少男兊為少女震為長男巽為長女艮兊合而為咸震巽合而為恒而夫婦于是得其正是乾坤者男女之所由以生咸恒者男女之所自以相交者也故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道天人之道備而易无餘藴矣咸感也而感之道不可不正正者

无心以感之謂也自卦之全體論之兌以柔而在上艮以剛而在下山澤通氣以成感應之機艮止則其感之也出于不期而兌說則其應之也出于自然兩皆以无心合而自得相與之密然艮男也而居于兌少女之下是男下女也男下女男女之正也婚姻之道為人倫之始故其相感必以正不以正則奔淫之風侈矣親迎之禮雖文王不敢廢異時刑于寡妻以成二南之化實基于此咸之卦所以利乎正而以取

女為吉也嗚呼感之為義大矣推而上之則天地絪緼萬物化生是天地之所以為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聖人之所以為感者也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然則非有心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地萬物之常理也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矣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此之謂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虚者无心之至也我以无心感彼以无心應彼以无心至我以无心受两者皆出于不期而自然是豈有一毫思惟之念介于其間哉繫辭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六十四卦惟咸與艮具人之全體葢咸以感為用而不專于感艮以止為義而不一于止何也咸動之

止者也艮止之動者也咸之感以心而實出于无心故雖動而欲其止艮之止不獲其身而不可以忘其身故雖止而不可不動咸以艮為之體艮以咸為之用必合二者為一而後動靜不失其時此其所以六爻之象相通而皆自一身中求之也初六在下卦之下為咸其拇拇足指之大者也足最好動而拇附之以是為感其亦淺矣夫内忘我外忘物虛心游世而後為感之至今好動而不能止志在于外是逐物者

之為也而尚何以能感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在拇之上股之下好動之物也在下而好動動則必凶然其居中得正能知其所止而安之則亦可以獲吉葢感之道貴乎順惟能順而不拂是以无所害也禹之告舜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箕子之論稽疑曰用靜吉用作凶夫當物我交求之際此正吉凶

禍福之所繫苟能安于至靜以待物之自至豈非求吉之道也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艮體也艮本能止而下牽于初與二故為咸其股盖股之為物制在于足足行則與之俱行足止則與之俱止是以其性本靜而亦不能處也夫感之道惟能不累于物而後應物而无窮今在我初无一定之

守而動輙隨人動靜之權執于下而我无與焉以是而往豈不可羞也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咸之取象自下者始初之拇二之腓三之股至于四則為心然不言心而言思思生于心者也心本无思心而至于有思則淺于動矣心之一動善惡岐焉故思而无邪者思之正者也思而逐物者思之妄者也

思本无悔惟能得无邪之正而不至乎感物之害則亦可吉而悔亡矣然猶未免乎有心之累也咸之道必内无所執外无所繫而後為自然之感今也一涉于有心故憧憧往來則所思者雜而内有所執也朋從爾思則所感者狹而外有所累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咸道之大物我兩忘舉天下為至一之歸尚執為吾朋哉惟其有心以感之故思之所得者獨其朋而已朋之外有未必從者

此所以未光大也昔者舜問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虐无告不廢困窮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夫舜之所謂未大者豈非以其容有心思之累介于其間也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肉也咸其脢无思之至也无思之至宜可以為

善矣而僅止于无悔象且以為志末者何也葢心不可以有思亦不可以无思有思則邪也而无思則土木也感之道貴乎定而能應今雖以无思為心而泊然如死灰之不復然徒知不動之為安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為妙不過求其无悔而已志其末而不志其本是烏知感道之正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聲色之于化民末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矣治而至于无聲无臭之可求是至誠格物之妙也堯言布天下至今見誦堯豈誠有言之可傳也哉盤庚遷都而告其臣民三篇之書委曲詳盡而有愧于心腹腎腸之敷夫以有心感人猶未光大而况于滕口說者乎此為治不在多言申公所以譏漢武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所不可不交者男女之情所不可不辨者夫婦之義情欲其通不通則至于相絕義欲其正不正則不可以持久故始之以咸而繼之以恒咸者一時相與之

情也恒者萬世可久之正也方其為咸也柔上而剛下以男下女其于文感之道得之矣然而可以交而不可久焉葢論其情則順而言其分則逆感之太過而夫婦至于倒置則何以能久乎是故聖人作易而受之以恒恒者所以明天下之分節其情而使之不至于過者也震之長男升而在上巽之長女退而居下前日之所謂柔上剛下者今則各安其所處矣前日之所謂男下女者今則有别矣男女有别而夫夫

婦婦各得其正兹非萬世可久之道也哉雷風相與巽而動為二體言之也剛柔皆應為六爻言之也震雷動于上而巽風順于下是陽倡而陰和之義也下卦三爻皆上應于震是男先而女從之義也以是為恒宜其亨且无咎也夫恒利乎正不正則不安故正者可久之道也雖然恒不可變而執一以為恒蓋未有能久者也且天地之道亦可謂恒矣然必有不已之德此天地之所以久也故曰至誠不息不息則久

又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又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葢惟變為能恒惟新為能一惟不已為能久故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如環之无端是恒之所以為恒者也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經四時有常序聖人有常治萬物有常理然而未始執一而不變也日月之行盈縮不常故能成久照之功四時之運往來相推故能有久成之妙聖人之治寛猛相濟故能化成天下而參造化之權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无餘藴矣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地之變也惟其變所以能常也君子觀易之象而立不易方立不易方其遭變而不失其常者歟故曰迅雷風烈必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即浚井之浚春秋傳浚洙浚深也以巽而居下既已深矣而又浚之深而又深者也上有四之正應不能往以從之而乃潛深伏奧退避而不出以此為恒亦可謂貞矣而求深太過不能通變而反以自拘故雖貞而不免于凶何所往而利乎申屠狄抱石以沈于河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求深之過君子以為非禮義之中不之貴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以陽居陰陰陽相雜宜若不恒者也不恒則有悔矣而二所以得悔亡者以其能得中道而久處之也夫中者恒之本而恒者中之用也能久于中道以能久于恒也子曰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中之非難而久之為難此顔氏子所以无祇悔也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剛而不中是德之无恒者也德之无恒乍賢乍否乍明乍暗乍緩乍急中无一定之守而不可據依苟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與之相承則或有受其羞者矣德之无恒雖貞猶吝而況不貞者乎惟其不可與之相承是以至于无所容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技之最賤者而且不可作尚安能有

為也哉京房之于漢元王章之于孝成皆承之羞者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所以得禽也田非其地則禽不可得陽所以求陰也居非其位則陰不可求四之所欲得者初也故以初為禽然初方自浚以求深而四方安于其位以待之是守株待兎者之為也不能變以通之而久居其

位位固可久矣而禽其可得也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之恒一也而在婦人用之則吉在夫子用之則凶何也葢以一為常守義者之事也以不一為常制義者之事也天下之事有當恒者有當變者當恒而恒恒也當變而變亦恒也二者惟其宜可焉豈可拘于一哉六五以柔順為常柔順婦人之德也非夫子

之正也此其所以吉凶之異也孟子曰執中无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然則婦人貞吉者其執一之義而夫子制義者其時中之權也哉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之振恒與初之浚恒一也初之浚過乎其退者也上之振過乎其進者也老子曰不知恒妄作凶二

者皆不知恒道者也故初无攸利而上大无功凶皆

自取貪利冐權以至顛蹶其竇嬰田蚡之徒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

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生于午至于未而為遯遯之世陽雖消而未至

于弱陰雖長而未至于盛是猶可以有為之時也而

君子于此遽遯之而去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君子見幾于未然之先色斯舉矣茍待夫事勢既極而後求去豈不顛沛也哉雖然遯者君子之屈也而謂之亨何也蓋君子之亨亨于道者也君子屈身以伸道故身雖隱而道不窮此其所以亨也自全體論之九五剛當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君臣之分未至于相失而君子先事以遯者知其時之不可為而與之偕行也泰

小往大來而遯至于小者之利其貞則隂浸浸然有日長之勢矣隂浸以長則陽浸以消小人得位而君子失勢雖欲不遯其可得耶君子之于天下初未嘗忘情于斯世者也忠臣孝子義篤君親力有可救則救之葢有不忍坐視者矣惟其時之不可為而付之于无可奈何是以不得已而遯去以避禍夫豈以決去為勇者哉遯有時有義消息盈虚遯之時也用舍行藏遯之義也知其時得其義而君子之遯為不茍

矣此其所以為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逺小人不惡而嚴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逺之則怨夫君子之逺小人若之何而不使之怨哉是必所以待之者无用其疾惡之忿而所以自處者常有謹嚴之法不必與之相惡但立吾墻仞使之不吾犯是亦足矣茍疾之已甚則刻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豈不反益其毒乎孔子之諾陽貨孟子之簡王驩用是道

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為首而謂之尾者以其在後也遯貴乎速而已獨在後此危道也然自知其力之不能遯而止以待之以其不可奈何而安于義命則雖不往可也而亦何災之有乎古之人有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乘田委吏甘心為之而不去其邑周身之防則固有道也而

何必勇往決去而後能免哉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以全體論之均謂之遯分六爻而論之則乾之三爻以健而遯者也艮之三爻以止而不能遯者也六二以隂柔之質居得其位是大臣之事也二本欲遯而為九五之君所留故執之用黄牛之革夫黄者色之中者也牛者畜之順者也革者物之堅者也九五之

君既待之以中正之道而又加之以順從之意以堅其信任之誠是以二雖欲去而莫之勝説焉以上之人有以固其志也古之大臣葢有欲奉身而退而為人君之所留者矣周公既成洛邑將告老而歸成王挽而留之今觀洛誥之書所以委曲留公者无所不用其至既錫之以二卣明禋之享又重之以伯禽之封是以周公左右成王而終身不得之魯兹非成王有以固其志而然耶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之遯必決然勇往而後可苟去之不果而有所係焉則為疾而且危矣盖有所係者有所牵于私愛之謂也夫欲圖大事必不顧其私乃令中有所昵而為私情之是牵是畜臣妾之道也而尚安能圖其大者哉懐與安實敗名此桑下之謀所以成晉文公之霸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人之好惡各有不同世之君子盖有喜山林而惡市朝喜静退而惡奔競者矣而小人則不然盖君子之所好者道道之不行則勇于求去小人之所好者利利之所在則貪而不止此好遯為君子之事而小人之所不能者也三仁既去而飛廉惡來獨留君子小人之好惡可同日語哉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春秋傳曰嘉耦曰妃謂得其所配也遯之世君子勇于求去而九五之君獨得六二之應有以固而執之君臣之際相孚相應而一歸于貞故二不能遯而五得貞吉也吾嘗以為成王留周公之事其不然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山雉之肥其意得乎上九處遯之極與斯世相忘于利害榮辱之表飄然勇往而不以為疑此遯之肥者也甘盤舊為王者之師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使高宗思之欲髣髴其音影而不可得自今觀甘盤之遯其身則隱矣而道德之肥充然有餘尚安有一毫不足之態哉離垢去氛心廣體胖而无慕乎外信乎為遯之肥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晉之世君明臣忠上下相得君盡禮賢之道而君子有為之時也上離明而下坤順明出地上則人君之明為有餘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則人臣之忠為有餘君明則无壅蔽之患臣忠則有順從

之美此晉之所以為晉也康美也安也書曰亦未克
敉公功記曰康周公故以錫魯謂有以褒美而安之
也坤為土又為大臣故有諸侯之象離屬午而馬為
午畜故有錫馬之象錫馬蕃庶言其錫之之多也晝
日三接言其接之之數也錫之多所以示其寵接之
數所以見其情人君之待諸侯其禮亦可謂曲盡矣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侯其可无以報之哉韓
奕之詩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也而其詩有曰乘馬路

車平王錫晉侯亦有彤弓盧矢馬四匹之寵古之錫諸侯必以馬者所以責之以駿奔走之義也後世錫命不行而反有求車之使嗚呼古風眞寥寥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者非有以昭之者也一性之明天光内發无待于外而德自顯著故以其昭昭而使人昭昭自誠而明之謂也孟子論可欲之謂善至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皆自一性中發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在一卦之下其進為最難故晉如摧如謂其有所挫折也求進之始而遇挫折苟非以正道自守而枉己以狥人其能有立哉故教之以貞吉貞吉者謂獨行其貞則可以致吉也人方未信乎我而我益為之沮挫自傷則其所養不厚為可知是必寛裕以待之安時處順不沮不屈而後可无咎矣未受君

命既无官守又无言責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賈誼負少年鋭進之氣一為絳灌所沮毀而悲憂憤懣卒以夭折是不知裕无咎之義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方其未用也則不免于愁如愁如言所憂也然吾以正道自守安知其不我知哉故其始也晉如愁如而其終也受兹介福于

其王母王母謂六五也五以柔居尊位有母天下之
德而二往應之此晝日三接之寵所以為介福之大
者也晉之六五與井之九三同井之九三為我心惻
而卒至于王明並受其福夫始不能无所憂而終受
其福君子之所為苟得乎中正之道尚何患乎其不
偶哉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明出地上而為晉明入地中而為明夷晉者明之顯于外而明夷者明之伏于其中者也明顯于外如日出之光靡所不照明伏于中如日之晦冥其明雖未嘗虧而其外則有蝕之者矣故曰明夷明夷者謂其明之有所傷也然六十四卦未嘗指名其人

而于明夷獨以文王箕子言之何哉盖明夷者聖賢遭天下之變而不失其正之卦也孔子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文王與紂之事耶當是之時紂以昏德在上以巳之闇蔽人之明文王拘箕子囚聖賢不幸而為其所傷亦甚矣而文王箕子之所以處此則未嘗失其道焉故文王蒙受大難而能内以文明處巳外以柔順應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失臣節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箕子以商之父師

遭國内難而能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身雖奴囚而志不可奪此箕子之所以為箕子也夫聖賢不幸而遭天下之變雖艱難憂懼而所恃者有正存焉吾以正自處則天下後世必有明吾之本心者矣文王箕子雖晦于一時而其心至顯于易孰謂其明之果可傷也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恃明以盖衆則明之為害烈矣故用晦而明晦者明

之所伏而亦明之所自以養焉者也水至清則无魚人至察則无徒君子莅衆而以察為明天下其孰安之故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論一卦之體則所以用明夷者獨文王箕子而已分六爻而論之則爻各有義所主不同初九之明夷則

太公避紂微子去之之意也初居下卦之下為傷之始君子見幾而作而于飛以避之然其始也必垂其翼懼其疑我而不得去也其行也則三日不食懼其追我而不得脫也夫君子之去本以懼禍而其迹則有可疑者矣故有攸往而主人不免于有言然義不可食則去之惟恐其緩彼雖有言亦豈暇恤之哉伯夷太公高舉遠避而居于海濱微子抱祭器以適周是三子者皆見幾而作者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其

斯之謂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此文王之事也紂囚文王于羑里可謂明夷于左股矣明夷于左股傷不能行欲有以拯之必得馬壯而後吉此文王羑里之拘必頼閎夭之徒獻美女文馬九駟于紂而後始得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忠順之道可以為萬世之法則象所謂内

文明而外柔順非文王之至德其孰能與于此哉離有互體巽故為股而午為馬故有拯馬之象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者離明之地狩者田獵之名大首者元惡之謂也三居離明之極而蔽于上六之闇故三得以出而正之南狩之捷破其昏迷而發之以至明之地渠魁既殲則脅從可以勿問故不可以疾貞不可以疾貞者

謂當有以寛之而不當有以急之也大首之得在我既得其志而又疾貞焉則人將有不堪者矣其武王牧野之事乎牧野之戰紂伏其辜則偃武修文與天下同為安静之舉不可疾貞武王盖知之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此爻當為紂用事之臣飛廉惡來之徒是也坤為腹故入于左腹左腹者隱僻之地也以陰居陰不中不

正而近乎上六之闇既入于左腹而又獲其心意其所以深交于上者至矣夫既得其腹心是以出乎門庭則擅權縱恣靡所不至焉故武王數紂之惡有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然則若飛廉惡來之徒其紂所謂腹心之臣也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西漢儒林傳趙賓好小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乃隂陽氣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非商之箕子顔師古註云箕子謂商父師賓妄為說爾以吾觀之趙賓之疑葢亦有謂者也案伏羲作八卦而文王重之為六十四則爻辭乃文王所作也方文王重爻之時箕子之明夷未至紂无道之極箕子囚奴然後其明始夷則明夷之爻辭安得預言箕子之事也此賓之所以疑而謂為隂陽之氣非商紂之箕子也然不

知八卦雖文王所重而爻辭則周公所作當周公之時則箕子之明夷可知故周公係之于六五之爻以明箕子之貞此與彖辭兼言文王以之者固无以異也而尚可疑乎當紂之時三仁在朝而紂皆屏之而不用故或去或死或囚皆能自靖以行其志然微子之去則利而不貞比干之死則貞而不利惟箕子之處此既不去以全其節而又能不死以全其身此利而且貞所以爲箕子之明夷而二子所不能及也然

箕子之囚明雖夷于一時而後日武王之訪卒能以洪範九疇之道顯于萬世則其明豈可息哉故揚子雲謂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此之謂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即紂也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自以為明之至矣故初登于天若可以照乎四國之遠然而有三仁而不能用乃為

飛廉惡來之徒蔽塞而不之反是陷入于地而不悟者也强明自任而終以不明其亡也宜哉

用易詳解卷八

宋 李杞 撰

下經二 家人至益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物即物則之物此齊家在修身之義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其可不謹哉故言有物則无起羞之失行有恒則无招辱之悔是以一身而律之也禹以聲為律身為度故能克儉于家其端本澄源之道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大德不踰閑閑者有以防之而使之不敢踰之謂也然防閑之道貴乎其始始而不防待其心志已變而後圖之則有悔矣夫家所以為閑者何也禮之謂也記曰夫禮禁亂之所從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又曰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然則閑家之道其可不于其志之未變而預為防哉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而敝笱之詩作若魯桓公者是不知閑有家之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示不敢專也夫為臣之道且不敢專而況為婦之道乎婦順夫而行者也故外无遂事而惟以主中饋為貞巽順之至也內則一書其言內治亦詳矣而不過飲食衣服澣濯補綴之事而他不與焉蓋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可專行哉采蘩之夫人奉祭祀而不失其職采蘋大夫妻

循法度而可承乎先祖皆巽順之道也雖然卷耳后妃之志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獨非遂事乎是不然內有進賢之志而无險詖私謁之心此在中饋之大者也謂之輔佐其君則可謂之遂事則不可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者嚴厲之狀嘻嘻者和易之意蓋治家之道太

嚴則傷恩太易則失節然至嚴之中至愛存焉故雖悔且厲而可以獲吉茍過乎和易則狎矣故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陰居陰得巽順之正故為富家大吉六四之富非富乎財者富乎禮者也禮運論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為家之肥而且以謂大順之至然則治家者能順以在上則一家莫不順矣而安有不富者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王者之象以天下為家者也自内以及乎外自家以及乎國君臣上下父子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而无乖爭凌犯之風王者之至于斯也其家亦大矣而尚何憂恤之有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二南之化家道之正也故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父作子述而文王可以無憂然

則九五之所謂勿恤吉者惟文王足以當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有孚者正心誠意之學也正心誠意之學雖無形迹之暴露而望之儼然則自有不怒之威君子欲齊其家則必先誠其身苟能反身而誠則一家之中將視之以為凖的而凜凜然有不敢犯者矣蓋威如者自有孚中出也文王刑于寡妻宜若甚嚴者而雝雝在

宮肅肅在廟文王于暗室屋漏之際而有至一不貳之誠夫豈不及之已而求諸人哉故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此之謂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屯與解相訟而成者也坎上震下動乎險中而為雲雷之屯震上坎下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而為雷雨之

解震坎合而成卦一也而或為屯或為解何也屯之動在下是未出險者也解之動在上是已出險者也未出險則難生已出險則免乎難矣解之世是患難解散之際而人情去險之初也人情方慮于憂患之久一旦解釋而去之必有平易近民者而後可以得斯民之心故利西南西南為坤方平易之地也天下方安于无事而吾以平易待之上下相安則豈可復有所往哉于此而有所往則矯枉過正必有過為之

病矣故其來復吉其來復吉者復其舊貫以還前日安静之政也武王反商政政由舊光武還漢世之輕法皆其來復吉之義也解之世不可有所往亦不可无所往有所往則幾于生事而有太過之弊故其來復吉以其得中道也无所往則幾于廢事而有不及之弊故有攸往夙吉欲其往有功也夙者早圖之謂也人情欲脱乎險若避水火焉謀之不夙則緩而无及矣雷雨者天地所以為生物之機也天地塞閉而

成冬動植之物凝結而不解至仲春之月草木萌動於是雷乃發聲以觸其生生之機此解所以為春分之卦也然則解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號令而雨者天之澤也君子觀雷雨之象而赦過宥罪與民更始焉所以法天好生之德也赦過者即舜之所謂宥過无大而宥罪者即舜之所謂罪疑惟輕寧失不經者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人皆出險而已獨居坎險之下又以陰柔不能自立宜有咎者也惟其上應於四以陰從陽四動而已從之而險難可免矣剛柔相濟以成出險之功於義何咎之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陰險多疑之獸小人之象也三狐謂三陰也九二有應於六五而三陰間之三陰之間我也是狐媚之道也獵而取之則疑間可釋矣黄中也矢直也二以中直之道去狐疑之間使小人不能為害以取信于六五之君是以得正吉也周公攝政而三監有流言之變其為狐疑亦大矣惟周公斷然辟之而不以為疑是以三監既去而成王之疑自釋周公之所恃者非中與直而何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繫辭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六三以陰居陽陽貴而陰賤是負而且乘者也无其德而居其位過者皆有不平之心豈不為寇盜之招哉牛仙客以小吏為尚書鄭棨以歇後致宰相皆負且乘之徒也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

衆也其斯之謂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足大指也謂六三也朋謂初六也九四下有初六之應而近于三三之附四足指之象也四苟係于六三則初必疑我也故解其拇而去之專應于初而後朋至斯孚蓋在我有以致其信也四惟所居之位不當而切近于三故必有所解而後有所孚使四無以

示信則初其肯信之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解之世君子求所以解天下之難而與民更始之際也故維知有解而不問其他棄其舊而與之維新解釋怨仇而與之相忘是以赦過宥罪有以取信乎小人之心使之退聽而自服此人君解天下之道无所往而不用其解者也三監既誅而商民不靜成王周

公不以為問而惟求有以解其危疑之心故頑民卒惟周之信而遂可以要其化服於世變風移之後小人之惡安有不可解者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繫辭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斯言盡之矣夫隼鷙暴之物而在高墉之上此

小人而在朝廷之上也上六以公侯之貴射而獲之使小人之悖不敢肆其擊搏以害善良小人既獲宜其无往而不利也堯之時四凶在朝而不能去舜相堯取四凶族投諸四裔天下大服其射隼之謂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義有三有自損之損有貶損之損有損益之損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无是自損之損盡性之學也孔子之絶四顔子之坐忘是也貴而不驕富而不舒約已以裕人懲忿以窒慾是貶損之損治身之學也禹之不自滿假文王之翼翼小心是也財聚則民散上溢則下漏自損者人必益之自益者人必損之是損益之損必至之理也鹿臺之財聚

而商以之亡鉅橋之粟有餘而秦以之亂是也三者雖不同而其為損則一而已矣夫損自泰來者也損三之剛以益上之柔艮山高而在上兌澤深而在下高者增之而愈高卑者損之而愈深上收其利而下受其害此損之道所以上行也然高以下為基基既損矣高其能久安也哉故損下益上而反謂之損以其有掊損之道也且損人以自益人之所甚不平者也是必有以取信于人又能獲元善之吉而後可以

无咎茍或不然則咎有所不免矣可貞者損下之道可以貞者取之不可以非道取也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之謂也夫受人之益者其可徒然而受之哉徒然而受之則在我者為無功而在人者必不堪故利有攸往而後受之而无愧也然則居損之世將何所用而可哉葢用損之道以誠為貴而文有所不備也故雖以二簋之薄而亦可以用享董仲舒所謂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也雖然亦豈可以為常哉二簋

之享儉約大過則有不中之弊其用之必有其時可豐則豐可殺則殺前日之質今日之文時之所在不可拘也損剛益柔剛者不必常損柔者不必常益亦惟其時而已矣盈則損之虛則益之損其有餘以益其不足夫是之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吾何所容心哉孔子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之所謂可知者以其時而權之也觀孔子之言則知損之為損有不可常者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之性高而峻澤之性卑而汙高而峻則難抑故為忿卑而汙則難滿故為欲君子以自損之道懲其高而使之降窒其卑而使之升此懲忿窒慾所以為修性之學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用損之道惟其時而已矣方其損也將以成其事也

事已則速去之乃可以无咎苟不能遄往而過乎損則將有咎矣蓋損不可常也惟能斟酌以適乎中然後可以當人之情所尚乎損者尚乎合志如斯而已孟子發棠之舉可以用之于前而不可復施于後損其可常哉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過則損之不及則益之二者皆非中也中則无此病

九二以剛居中故利在于貞而有所往則凶是以弗損益之弗損益之者謂其无所損益之謂也既不至于過又不至于弗及而志在乎中尚何用損益于其閒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下卦本乾也上卦本坤也下之三爻並進而損六三以益乎上是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九一陽而下應

六三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兩相與則專一而信三則雜而亂故三人並行不免于疑有不如一人獨行之得其配也人臣事君之道何以異此以蕭望之劉向之忠而卒以朋黨取疑于其君信乎君臣相與之際不可以不專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下益上上之益下之所甚病也吾能去其所甚病

而與之相安于无所貪求之域則人之喜我也必速矣尚何咎之有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知此理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當以之字為斷句六五以柔居尊位无心于求益而人自益之也故曰或或云者謂其適然而來也或人益之而十朋皆至則其為益也大矣人之

所歸者天之所與十朋既至矣則龜筮亦不能違非得上天之祐何以致元吉之休哉武王有亂臣十人而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此之謂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居損之極在艮之終止而无所復為故未嘗損亦未嘗益弗損益之是无咎而且貞吉也雖然在我者既无損益矣然而有所往則得臣无家夫人臣至于忘

家以殉國則吾之志豈不大有所得哉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堯舜之治隆四牡之臣不遑將其父母而周之治以昌无家即无我之義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益盛衰之始也損自泰來益自否來泰之極則變而為損否之極則反而為益故損有致否之道而益有復泰之理此盛衰所以相沿而生也四本乾也損其剛以益于初是損上益下之象也人君以一人之尊而臨天下之上雖厲民以自養不以為泰而今乃約已以裕人損已之有餘以益天下之所不足則民之說之其有既哉嘗觀卦之得兑者必說而損益二卦則不然損有兑宜說者也而不說益无兑宜不說

者也而民說无疆益損下者人之所不堪而益下者人之所甚說也此所以有兑而不說無兑而反說也夫自損而益人人君之盛德事也故自上而下下宜若少屈矣而其道則大光蓋自後者人必先之自下者人必高之理之必然者也中正者九五之謂也九五以中正之道為天下求益之主是以利有所往而往則有慶也巽為木利涉大川者巽之功也渙所謂乘木有功中孚所謂乘木舟虛者皆巽也大川險阻之

地而巽有舟楫之材故曰木道乃行言有濟險之道也動而巽為二體言之也下動而上巽動不已巽而順則將日進不已而至于无疆聖人應天下无窮之求豈有止法哉天施之地生之聖人體天地施生之大而與之為无方之益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初无彼疆此界之限所以為无方也雖然益之道惟其時而已時所當益則益之聖人何容心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君子見善則遷益之在外者也有過則改益之在内者也遷善改過則日加益而不知此謂為學日益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受益者也在下而受上益也是豈可徒然以受之哉有是功而後可以受是益而无愧故必大有所作為至于元吉而僅骶无咎不如是則不足以塞其咎也盖為下之道不可以厚事享之厚則其責之也

必不薄苟无所報効而徒然受之則將有不勝其責者矣古之大臣受人君之重祿至于忘身狥國而不顧盖亦知其責之有所歸也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損與益相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之對也故其為象同損之六五以君而受人之益者也故曰元吉益之六二以臣而受君之益者也故永貞吉永貞吉者

謂永守其貞而後吉也帝與天一也六五之王能用如是之臣則可以格于皇天矣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故寳龜之告亦有併吉之休此所謂十朋皆至則龜弗克違者耶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凶事者艱難險阻之事也六三陰柔不中居非其位不當得益者也不當得益而益惟用之于凶事則可

葢委之于艱難險阻之地使之知所憂畏者是乃所以益之也當此之時而能免乎咎其惟信乎公執圭所以達信也內有孚信之實外得中行之道告公用圭則信无不通矣言忠信行篤敬尚可以行乎蠻貊之邦而況用之于凶事也哉雖然益用凶事惟忠信可以免咎然非自外鑠之也困于心衡于慮而由中之信不期而生此象所謂固有之也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其用凶事之謂耶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本陽也下降而為初故有遷國之象三四皆不中而益之二爻皆以中行為辭何也自二體言之則非中自全體言之則三四一卦之中者也四居近君之地故為公以中行之道告公而公從之則雖以之遷國可矣夫遷國大事也必有所依而後能立四之所

依者初也是以能自上而遷于下也春秋傳曰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夫自上而遷于下則其所依者民也茍不能益民則何以定遷盤庚之遷其民蓋有不欲者矣而三篇之書丁寧反覆必欲得其心而後已豈非欲有所依于人則不可不益其志也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以信而惠于下則下亦以信而惠于上故不問而

可以知其元吉此上下交相孚之應也然我之所以惠人者不惠以迹而惠以心而下之所以惠我者不惟其物而惟其德茲又非益之大者乎洪範皇極之說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夫我以福而錫民則民亦以極而錫我君民相應此王道之大成也而又何必問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居上而能安者以其有以益乎下也上九處至高之位而有莫益之辭所謂莫益之者是上九之偏辭也此公論也夫不能自損而莫益于人則人亦豈肯與之哉孔子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此所以或擊之也蓋損上益下理之當然者也今上不能損而下莫之益則其心為勿恒矣在我者既失其常能无凶乎

六二或益之自外來而上九或擊之亦自外來非意所及也或益或擊皆其自取也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儔

謄録貢生臣程廷璋

用易詳解卷九

宋　李杞　撰

下經三夬至井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決一陰陽盛而陰微之際也當此之時不患乎不能決而患乎決之而至于過決之太過爲窮則擊獸窮則搏刻核已甚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未有不遭其反噬者矣君子于此健而必濟之以說決而必濟之以和蓋健與決者所以屏小人于无能爲之地而說與和者所以與之相安而不使之至于窮而無所容也夫以一陰而乘于五陽之上是小人之在高位者也君子在朝亦已衆矣而一小人乘之君

子其肯安為之下乎故揚于王庭以君命決之正名定罪則小人无所逃矣然揚于王庭號令雖足以取信而猶有危厲之心焉警戒之至焉以極盛之陽決垂盡之陰固可以必勝茍易敵而無備則亦不能无萬一之憂此孚號有厲雖危而決之道則有光也告自邑者與衆棄之也上揚于王庭則有君命之尊下告自邑則得斯民之助暴其罪於君民之間彼小人孤立无援尚何能為哉然而不利即戎何也君子以義勝

不以力爭也義之所在曲直既分則小人退聽而自服又何待乎兵兵者策之下者也決小人而至于用兵其道窮矣夬之世五陽進而不已其終也必至于陰盡而為乾茲非君子利有攸往之時乎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及下則小人不失職而无怨怒之心居德則忌則君子不爭能而無矜伐之志小人不失職則可以相安君子不爭能則有以持勝聖人所以示人處夫

夬者如此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夬之初九即大壯之初九也大壯之初九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盖居下而欲決在上之小人是壯于前趾者也恃壯以為行往而不勝則其咎有不可勝言者矣其李膺范滂之流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以盛陽而决微陰决之甚易也而九二猶不免有驚惕號呼之聲者警戒之至者也警戒之至至于暮夜有兵戎之憂則其心亦不能須臾寧矣然以剛中之德上應乎五彼雖有戎何能為哉故告之以勿恤謂其无足憂矣健而説决而和我自有中道雖决之庸何傷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顴也用壯而見于面顴則其機淺矣君子之所以夬夬者不若是之甚也内雖有獨行之戒而外則和光而同塵夫豈悻悻然怒見于面哉九三當夬之世而有應于上陰陽相和故有遇雨若濡之象夫遇雨而至于沾濡和之至者也三惟其混迹于小人則君子有疑而愠之者矣然决而能和其介然獨行之志未甞與之俱靡是以終无咎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孔子豈以此而遂喪其所守者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臀无膚居之而不安也其行次且欲進而不能進也以陽居陰不當其位居之不安行之不進則將无一而可矣然衆陽並進若羣羊焉吾能牽而與之偕行則亦可以悔亡矣九四聰不明之人也雖聞是言而有所不信豈能決然而行哉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

縱之使前而隨于其後則可行盖欲其附于衆陽之後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馬齒莧也至柔而易折九五為夬之主視上六之陰若莧陸焉決而去之亦易矣然用夬之道不可以太過太過則小人必有怨厲之心故必中行而後无咎其僅能无咎者以其道之未光也夬以五陽而

決一陰宜若無甚難者而聖人于此必深戒之六爻之吉者不過悔亡无咎而已何也盖君子而與小人為敵勝之不足以為功不勝則反以取禍吾不得已而至于用夬又何足多哉故曰中未光者聖人愛君子之意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以柔乘剛而在卦之極消已盡矣故无所號訴而終

至于凶是豈久安之道哉小人而在君子之上未有不自取禍者聖人垂戒之意切矣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復與姤陰陽始生之卦也一陽生于子而為復一陰生

于午而為姤陰陽之生其始一也而聖人于復則曰朋来无咎于姤則曰勿用取女何也聖人喜乎陽之進而不欲其陰之長也盖陽長則陰消陰消則君子道長陰進則陽退陽退則小人得勢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際此聖人之所為盡心焉者也方一陰始生之初其亦微矣而已謂之女壯令日之微後日之壯可必也此又聖人辨之早也然而名之曰遇者以姤遇剛陰陽相得之始也以二體言之上為乾下之一

陰為坤是天地相遇品物之所以咸章也以二五言之二以剛而居中五亦以剛而居中是剛遇中正天下之所以盛行也天地相遇而萬物亨君臣相遇而其道行姤之時義至此豈不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揚子雲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蓋風者天所以為鼓動萬物之機而號令者人君所以為誥訓天下之權也二者雖殊其實一而已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柅所以止車也而以金為之堅之至也初六一陰始生懼其長也故繫而止之于金柅之下牽之而使不得進也牽之而使不得進是以守貞則吉有所往則凶其戒之亦深矣雖然陰之浸長勢也而豈可以終止之哉夫初六之陰豕之羸者也豕雖羸而其中之所孚者未始不以蹢躅為志也今以其羸而易之則

巽時至于蹢躅有不可制者矣古之小人方其未得志也宜若柔順易與者而包藏禍心終不可測故有髮雖短而心甚長之憂是安可不早為之防哉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魚謂初六也賔謂九四也初六以陰柔居下故為魚魚者民之象也遇之世近于民者得民遠于民者失民二近于初故能包而取之雖非正應而可以无咎

以其義不及賔也夫民之所歸者為主我為主則敵為賔三秦之心既嚮于高祖則羽安能刼而取之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剛而不中下无初六之遇而上失上九之應故居之不安行之不進危亦甚矣然雖危而无大咎者則陰不足以制之也夬之四為牽羊欲其牽于陽也姤之三為行未牽幸其未牽于陰也陽可以牽而陰

不可以辜聖人之戒深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之魚已為九二之所包矣四其能與之爭乎君子之民可以聽其自附而不可强之而使從恐其不吾從也起而爭之則民之去我必速未有不凶者矣四之遠乎民非民遠我乃四自遠之也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望民之多于鄰國天下安有是理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高而能接下之木也瓜者卑而能攀援之物也杞如君子之能下其臣瓜如臣之能附其君此姤之世君臣相求之象也九五以中正之德而下應于二惟能含其章美晦而不自用是以天為之降生賢人以輔之如高宗之傅說得之於帝夢宣王之申甫得之於嶽降蓋其求賢之志與天命相符而不相舍此

所以有隕自天而適相遇也然則姤之時不獨君臣相遇而天人亦相遇者耶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者剛之上窮者也居姤之極上无位下无應徒姤于其角窮亦甚矣窮而无所容故為可吝而无咎所謂无咎者謂其无所咎于人也剛至于極无所復姤皆其自取尚誰咎哉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也萃之世不患其不能聚而患乎无以固其聚有以聚之无以固之則今日之聚未有不為後日之散也故必有聚人之德而後可以

堅凝斯民之心是以順而說剛中而應故聚夫以至順之道而說乎人以剛中之德而應乎下是故能聚故聚云云者以此而後聚也方萃之初天下之人始合之際也人情不可以苟合苟非有報本反始之道以起其孝愛无窮之思其能久安乎哉故王假有廟以致孝享者人心之所同然愈久而不可忘者也人知所以尊其祖而知所以合其族而其聚不可解矣然有衆則有聚有聚則有爭爭而无以統之則亂是

以作之君作之師以執其制治之權此利見大人而聚之以正者是又所以固之也萃之世萬物盛多而能備禮之時也故用大牲吉則非二簋之薄可以告于神明矣天下聚散之際非人為也天之所命也因人心之聚可以觀天命之所向而可不有所往以順之乎夫聚者天地萬物之常理而散者其變焉者也喜聚而惡散天地萬物之情莫不皆然於此觀之豈不可以見其真情也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治也有聚則有爭人情相合以聚爭端所由起也握手嬉笑堆阜塡其胷中意所不防干戈起于平地當萃聚之世而无以防之則猝然之頃有不可勝慮者故除治戎器以戒不虞凡所以爲保聚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求萃之始也上有九四之應而爲二三所隔中

无所主而有二三之疑是有孚而不終者也有孚不終其志已亂而欲求萃若號呼正應則衆皆笑之矣然不恤其笑而往以從四則亦可以无咎蓋四者初之所當用其信者也苟能專一于四則信為有終矣春秋之世鄭人介居于晉楚之閒既欲從楚又欲應晉惟其信不由中是以兵革之禍連歲不息及蕭魚之會決意惟霸主之歸而後其國始安然則人之為信其可不知決其所從也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與五為應五君也二臣也臣之道難進而易退故必待九五引之而後吉且无咎也夫君臣之相交惟其誠而已豈事乎文為哉苟由中之信確然未變則雖禴祭之薄亦利用享而信無不通矣故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此之謂也伊

尹耕于有莘之野必待成湯幣聘而後從諸葛孔明高卧于草廬之中必待後主三顧而後起此所謂引吉无咎者耶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四本非應也而三欲求萃于四宜四之有所不從也求之不得而有嗟如之戚則亦无往而利矣故不若往應于上則可以无咎葢上雖不我應而方以巽

順待下則三可以往矣雖然兩皆窮而無與而適然
相遭則其為萃也豈不小可羞乎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居大臣之位是為人臣而有聚人之權者也上迫
近于五而下有三陰從之其萃亦大矣然以人臣而
侵君之權其能久安乎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自
非吉之大則咎有所不免矣何者以其所居之位不

當故也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惟有周公之德而後可苟無其德則季氏陳恒之得民果可以為大吉也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有萃人之位者也有其位而執其權以此為萃何咎之有然位不可徒恃也苟恃其位而無德以將之則人亦有不我信者矣桀紂非無位者也而天下之

心離散而去之則有其位而無其徳也惟能于此守之以仁持之以久行之以正則可以悔亡矣不然徒有其位而已則其志為未光安能取信于人也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處兌說之極宜其說也而齎咨涕洟何也陰柔居上下無所與求萃而不得是以有所未安而憂戚之心生然憂樂相沿而生惟其憂之既至是以得六

三之往而卒无咎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與漸皆進也而其象俱有取于木山上有木而為漸地中生木而為升二者上下不同何也漸之木木之根株下盤者也根株下盤故得山而為漸升之木

木之枝榦上出者也枝榦上出故得地而為升上下雖異而其為進則一而已矣天下之人皆知剛者之能進而不知柔者之進之不可禦也以剛而進則其進也鋭而必有摧折之傷以柔而進則其進也漸而必有得時之應故柔以時升巽而順皆以其柔而能進也然亦不可直柔而已是以剛中而應所以濟夫柔也柔在外剛在中柔外則不折剛中則不撓凡木之生未有不柔而立者也夫升之所以元亨者何也

元者仁也仁者春也陽春發生之時盛德在木根荄芽甲之物未有不大而亨者矣用見大人升進之時也南征吉者可進之地也大人謂五也南征則謂離也巽居東南坤居西南自巽而至于坤中歴離明之方故曰南征也升之時利見大人則无憂而有慶往而南征則其志行矣然則升之為卦其君子進德修業之事乎舜所謂玄德升聞伊尹所謂若升高必自下蓋取諸此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君子之德積于微小皆順也順則其極也未有不高且大者矣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君子之進也既度乎己又度乎人在己以為可在人亦以為宜以是而進信乎其可進矣而豈不與上之人合其志哉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

能信漆雕開未能自信而不肯苟仕此夫子所以說之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萃之六二升之九二皆大臣以誠事君者也故其爻辭俱以爲孚乃利用禴夫禴祭之薄者也而誠質存焉則可以薦之神明而无愧人臣以至誠事其君則君臣相孚如神之相交未有不喜者矣伊尹之于成

湯一德克享天心而周公之誠亦有以動悟成王于

天變之後孚乃利用禴之義也

九三升虚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虚邑者猶虚室生白之類也君子之于道也以虚進

以實礙虚則无所不通實則有所窒而不能行矣内

景虚明八窻玲瓏以是而進如入虚无之境豈復有

可疑者哉此巽與坤之功也九三以巽而升于坤巽

以順入坤以順受二者皆虚尚何疑之有此顔子心齊之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謂文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文王之于紂亦可謂順之至矣而文德之純至于與天同功後之言至德者必稽焉則是文王之所以順事于紂者乃所以享于岐山也屈于一人之下而伸于萬人之

上其吉且无咎豈不宜哉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春秋傳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蓋階者自上而接于下者也六五以坤順之道待九二之進故為之階而使之升五之于二亦可謂能自降矣能自降而得賢人以為之用則豈非大得志也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豫之冥豫升之冥升皆以陰柔而在上者也陰柔之極晦而不明不能自充其所有以至于富則其消不久矣當此之時惟利在于不息之貞欲其勉以進于善也君子之于道必先有不足之歉而後无自止之志今消而不富則其自視欿然而尚何息哉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道未始有窮通也其所以為窮通者時也非道也君子能守道不能為時道之所在固有制于時而不得伸者此困窮之患雖聖賢亦有所不能免也夫所以困者何也謂其剛之揜也坎之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兊之二陽厄于一陰之下有陽剛之才而揜于陰柔

而不得施是所以為困也然則困者葢險難之世也險難之世自他人處之未有不慼慼者矣而君子于此處窮如處通雖在貧賤患難之中而樂天知命恬然有自得之心故其身雖困而其道則亨孔子戹于陳蔡而絃歌不絶文王拘于羑里而從容演易是豈有一毫戚戚之態哉葢患難困窮之際是聖賢講磨道德之地也故身愈困則吾德愈修是凡所以困戹我者乃所以成就我也孟子曰天之降大任于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此困之所以貞大人吉以其剛中之德困而後有所得也雖然困之時時之不可為者也時不可為蓋有非口舌所能辨者矣苟不務内修其德而徒尚乎譊譊之辭所尚既窮則吾雖有言而人誰肯信之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以其不可有為而未嘗屈者志也致其命則无倖免之失遂其志則有可亨之理以此處困尚安有終窮者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歳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非所據之物也而據焉則臀困于株木矣幽谷非所入之地也而入焉則幽而不明矣初六處險之

初在下卦之下是困之最甚也故居則有株木之困而進則有幽谷之入歷三歲之久而无所覿焉亦可謂幽暗之至矣孟子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其初六之謂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孔子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困于酒食之謂也夫酒食所以為養也而且至于困則口腹

之欲必有不能自給者矣然君子所以處此盖有望焉以上之人将屈已以求之也故曰朱紱方來朱紱者人君蔽膝之服也人君盡接下之禮以待我則我豈終窮者哉是以利用享祀誠實交孚君臣相與如神人之相交其中盖有可慶者矣然必得上之人有以來之而後可往茍不待其來而浮躁妄動以此而征是取凶之道也韓信寄食于漂毋困亦甚矣而卒遇高祖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成君臣相得之歡然

則在我有可用之才而在人君有進賢之道天下安有久困而不亨者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六三居于坎險之上是困于石據于蒺藜也與上六无應而陰柔无與是不見其妻也困而至此其為不祥莫大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下與初六為應初六之來也宜其必速而且徐徐者以九二有以間之也二金車也四之志在于初而金車困之固可吝矣然居困之世而陰陽相與則其迹可困而其志不可奪豈非有終之道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
赤紱臣之服也謂九二也九五與九二為應而為初
六六三小人間之是困于赤紱者也小人之間君子
也必用刑以去之小人不去則君子无自而可親矣
故劓其鼻刖其足極用其刑而不之恤然後赤紱之
臣始徐徐來應于我而君臣有相說之歡矣君臣相
說故利用祭祀而誠實交孚豈不受其福哉成王周
公之初有三監流言之變東征之役哀衣繡裳詩人

歌之是亦困于赤紱之義也必待管蔡既誅然後君臣交歡成王有二卣之賜則周公有明禋之享其一時太平之盛至于有无疆之休其受福也豈不宜哉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者纏縛而不可解之物也臲卼者傾危而不安之象也處困之極至于纏縛而不可解臲卼而不能安是豈可輕動哉茍能于此自反曰動則招悔而有

自悔之心如是則可以往而得吉矣盖知其動而有悔則其往也決非妄動者也是必見吉而後行者秦穆公困于殽之敗而卒以成霸功信乎自悔者乃所以為立事之基也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人惟有定于中也而後可以聽物之所取而時出之物之求于吾者无窮而吾之所以應夫无窮而不匱者以其有定焉以為之地也夫井以養人為德者也人非水火不生活蓋未有不資乎井而能養者矣然必先有以自養然後可以及人自養者未定則安能隨取隨足用之而有餘哉故其卦曰改邑不改井夫邑可改也而井不可改邑无定居而井有常所也惟

其有常所是以有常德故不以人之不食而為之損
亦不以人之見食而為之益外无所喪内无所得而
確然守其一定之常夫是故往者有得于我井也來
者有求于我亦井也往來无窮而吾之所以為井則
一而已矣而豈非其能定然後能應者耶雖然所以
為井之德者坎也而所以成井之功者巽也井以坎
水養其源而以巽木致其用故曰巽乎水而上水謂
其有上出之功也惟其有上出之功是以極其所養

至于无窮其可淺測之哉剛中謂二五也二與五皆有剛中之德此其所以為有常也繘者所用以汲之物也井之所養者在我而其汲與不汲則在乎人苟汔至而未出乎井則亦未見其有及物之功矣蓋君子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功之有无有所不足計也雖然功雖不足計而其用亦不可忽苟或羸其瓶則是幾至而覆豈不凶哉故曰井德之地也德而有其地此聖人教天下以養性之學也故易以水喻道

以井喻性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坎勞卦也勞民乃勞來還定之勞勸相乃勸之以九歌之勸勞其勤苦而勸助其所不足君子愛人之仁于是為无窮此亦井養人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以養為德者也居井之下而不能充其所養至于

積而為塗泥則人將不食之矣非特人不食之雖禽

鳥亦莫至矣然非井之罪也舊井之性本自不汚而

其居使之然是以為時之所舍也故曰紂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然則下流之不可居如此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水之下注者也井以上出為功而此獨下注其所射

者不過鰌鮒而已鮒即井之蛙類也下注之水既无及物之功而貯之者又以敝漏之甕焉人與器兩无所用欲責其養豈不難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之井清渫而可食者也可食而人不我食非不食也特未知之也君子修德養性能為可用而未見于用是豈不可悲哉故其心惻然至于自傷非為已

惻也為夫民之不得其養而澤不及于天下惻也然吾之為井則誠有可汲者矣茍在上得王者之明而用之則井養而不窮舉天下並受其福而尚何傷哉孟子之不豫以齊王之不用也使宣王能用之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而何為不豫哉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甃砌也累瓦甓而為之六四之井井之脩者也物既

壞而後有修是亦猶人之性既失而後復之也方其壞則咎有所不免矣惟其能脩是以无咎无咎者善補過者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不患乎不食而患乎不潔今冽而寒其潔至矣九五以中正之德自守如寒泉之冽人皆汲而食之隨取隨足五不禁也井養而不窮其斯之謂也耶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成也幕蓋也上六井之極功也井道之成天下皆汲而收之苟有所蓋覆於其間則所施狹也故勿幕而人皆信之是以獲元吉也夫井之養人以无窮為用則惟恐一夫之不被其澤於是而或有以幕之則及其一不能及其二而豈足以為井道之大成哉博施濟衆堯舜之仁也